

音乐理论与 实践探索

云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2005级硕士研究生优秀论文集

◎ 朱发刚
主编

云南大学出版社

音乐
舞蹈学
学

音乐理论与实践探索

云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2005级硕士研究生优秀论文集

◎ 朱公刚 编

江苏工业学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2005级硕士研究生优秀论文集/
朱发刚主编.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9

(音乐理论与实践探索)

ISBN 978-7-81112-800-0

I. 云… II. 朱… III. 音乐—文集IV. J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30346号



策划编辑: 柴伟
责任编辑: 柴伟 刘婧
封面设计: 卢斌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佳迪兴隆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53

字 数: 922千

版 次: 2009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12-800-0

定 价: 120.00元(含两册)

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一二一大街18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邮编: 650091)

发行电话: (0871) 5033244 5031071

网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2000年9月，历史将我推到了云南艺术学院院长的位置上。

深感责任重大的我，首先想到的事情是：一所边疆综合艺术院校的生存状态与发展可能是什么。如何不辜负上级组织和广大教职工的厚望，在自己的任期里达到新的发展高度，获得新的办学收成。

在我上任前一年，1999年，我们刚刚开展过一次活动，就是云南艺术学院的建设发展40周年校庆。那一次活动给我留下了悠长的思索：云南艺术学院在历届领导班子努力、一代又一代教职工奋斗和学生们的热情簇拥下走过了40年的艰辛道路，取得了桃李满天下的巨大成就，为今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历史高度和前进起点。在此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成为新班子新世代的历史任务。在总结经验，盘点家当，为成绩骄傲的同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本科教育办学有较长历史，但没有研究生教育层次；实践型队伍创作能力强，但理论成果少；历史的错综与道路的曲折，体现在校园建筑的犬牙交错状态与后校园因为缺少投资而闲置荒芜的情况当中；规模小、社会影响力不够而被提议“合并”的悬剑仍在项上……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的迫切性，成为新里程途中首先遇到的关隘。

勒紧裤带，创造条件建设校园。我们设法获得政府的支持，废除了穿过校园、将校园一分为三的不合理的城市规划道路，从而获得了校园被占用的近

20亩土地；建成了美观、现代、受人交口称赞的12000平方米的四号教学楼；购买了后门外4300余平方米的楼房成为五号教学楼；购买了紧邻校园的倒闭工厂的20亩土地，拓宽了校园空间；建设起了13000平方米的现代化学生公寓留学生楼和完成了虽然不豪华但是在云南省属最高专业水准的12000多平方米的展演中心——剧场、展厅、藏画室、陈列室。极大地满足了教学发展的需要，扩大了办学规模，后来顺利通过了2004年的教育部的本科教育水平评估，获得了“良好”的等级。

但是，这个等级绝对不仅仅靠这些办学条件的创造，更重要的因素，来自教学、研究、创作展演鼎足而三、齐头并进的发展成果。认识到这些，并在常态工作中变为现实；实在是教师艺术家们、同事们殚精竭虑思考云南艺术学院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时凝聚起来的群体智慧和在实践过程中付出的共同努力。

我们明确云南艺术学院教学、研究、创作展演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基点（核心课程）、热点（新学科新领域课程）、特点（传统优势和地域资源课程）的课程结构体系；强调地处边疆、便于与民间艺术互动、与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结合的发展立足点；突出教学中的实习、实训、实践、实战、实用环节借以增强云南艺术学院学生动手能力，成为办学亮点；探索云南艺术学院依托地区资源和政府支持能够长足发展、具有不可替代性意义和寓个性价值于共性原则的教学体系；我们开始凝练大舞台（戏剧、舞蹈、音乐）、大美术（国画、油画、版画、壁画、雕塑、公共艺术、视觉传达、平面广告、环境艺术、室内装潢、产品包装……）、多媒体（电影摄影、电视摄影、录音剪辑、电脑辅助设计、广播电视编导与制作、动画绘画、动画制作、摄影广告、电视广告、网络设计）和新交叉（艺术生产与管理、艺术经纪人、艺术法规、民族艺术与人类学、教育与戏剧）4个学科大类，将综合艺术院校的综合优势、交叉能力发挥到最大。在明确的思路被教学单位贯彻和被艺术教育家、学者们掌握的情况下，成绩巨大。云南艺术学院的学术能力、学科建设能力、专业建设能力和课程设置能力，有了巨大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有了戏剧学、音乐学、美术学、设计艺术学、舞蹈学和艺术学6个硕士学位授权点；有戏剧学、音乐学、美术学3个已经建成挂牌的云南省级重点学科和艺术学1个在省的省级重点学科；有戏剧（影视）文学、和声、绘画3个省级重点专业，有“戏剧概论”、“视听语言”、“作曲”、“图形创意”4门省级精品课程；有了被国家权威机构组织5500余名专家认真“定性”评审、在学术影响力、社会贡

献率的9项指标“定量”衡量后、从24300余份期刊中筛选出来、最后认定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艺术类）”的《云南艺术学院学报》作为学术高地与交流平台与国际国内风云对接的窗口；有全省“艺术类师资培训基地”的重托；成为云南省博士学位授权单位、授权点建设单位……硕士点、艺术硕士点、教师硕士课程教育点、艺术本科教育、艺术专科教育、艺术高等职业教育、留学生教育，云南艺术学院的办学，已经逐渐进入了教学、研究、创作展演的良性循环。

我们正在由传统的教学型走向教学研究型大学，而创作展演，是检验教学研究和服社会、贡献文化产品的关键。

我们的转型发展中，研究平台的建设和锻炼队伍的措施，就显得十分重要。通过研究项目和创作项目来锻炼队伍，检验研究成果，经验证明是一种良好的方法。

2001年8月，我们组织出版了云南艺术学院重点学科丛书第一、第二辑共20本，主要分布在戏剧学、美术学和音乐学3个学科，还有艺术学。8年过去，除了不断支持特色教材丛书和精品课程丛书的出版之外，学院各个教学单位和研究单位，也不断支持教职工出版研究和教学成果。我始终认为，一个学校的办学传统和办学成果，一定要有物化形式来承载，否则，在人事代谢、岁月沧桑之后，一所有历史的学校，它的办学成败、优劣、特色和常态，都将会随风而逝，将会成为一种不确定的民间传说。我们积极推动的云南艺术学院特色教材丛书、云南艺术学院精品课程丛书和云南艺术学院重点学科丛书就是重要的物化形式。加上其他不同形式的出版物、制度化的规章制度等等，都成为云南艺术学院办学历史的承载平台，同时会成为学校发展的现实推进器。教材建设、课程建设、专业建设和重点学科丛书建设，就是实实在在的办学核心内容，通过这些建设使师资队伍的建设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措施、手段和重要检验标准。应该说，成效是显著的。把恒常的工作和持续的努力回顾一下，来路的景点集中起来观察，成果丰硕。而且，学科建设的成果扩大到了设计艺术学、电影电视学、舞蹈学、艺术学。不但是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欣赏、艺术家研究，而且，对艺术人类学、艺术教育领域的研究也有重要收获。尤其是艺术教育内容的艺术教育政策、艺术教育规律、艺术发展生态等等的研究，在艺术教育被“艺术考生热潮”推动着迅猛发展、办艺术教育成为办学热点的时候，显得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8年前，我在为重点学科丛

书写序的时候，书写的是《必要的基石》，讲述的是学术“兴校、强校、名校”的道理；今天，怀着喜悦的心情，打量我们在学术基石上有了长足发展的教学单位、学科点和专业，抚摸坚实的学术基石上沃土沛然的杏坛，阅读教师们捧献出的杏坛执鞭生涯中产生的研究成果，就像是在欣赏艺术教育的杏坛中争奇斗艳的花朵，芬芳扑面，清新怡人。

身在杏坛27年，如果算上自己念师范中文系的4年岁月，就是31年。从未离开教学岗位和研究领域的我，在与同行探讨教学、交换心得的过程中，自信懂得教师、职工和艺术教育家们的情感方式和情感内容，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深知耕耘在校园里的教师们那琐屑的辛苦与平凡的伟大，深知杏坛中人那份苦口婆心的后面有多少“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自我激励、自我要求、自我敦促的修为。我要在云南艺术学院新的重点学科丛书（第三、四、五辑）出版之际，向云南艺术学院的辛勤园丁鞠躬致敬，感谢他们对云南艺术学院党委和行政一代又一代的领导班子的支持和信任，感谢他们在我学习教育管理、办学育才的这9年中用认真教学、热情创造和潜心研究的实际行动对我的认同和帮衬。

阳春三月，花艳南疆。常言：杏花，春雨，江南。但是，我熟悉的是南疆，不是江南。也曾江南看花，花繁春深；更多南疆踏春，春深如海。南疆花香拂面的时候，我往往油然而生一番比较的心思：较之江南的杏花，亭台楼阁，柳丝烟雨，令人生怜；南疆的杏花顶骄阳、远好雨、亭亭于高山野坝，却别有一种倔强的热烈、艳丽的天然，使人生慕。

云南艺术学院的艺术教育家们，就是南疆的杏花了。在繁忙教学工作、管理、服务的间隙，在重要的社会资源分配的末梢和幸运青眼顾盼的盲点，他们的顽强坚持和奋力拼搏，往往比生活在占尽天时地利的中心城市的教育家、艺术学者们付出的多得多。而且，获得的艺术影响和社会名声，还远不如后者。正因为如此，他们是可敬的、为数更多的一群人。中国大地上，更为广阔的艺术空间里，春光由他们铺就的。

正逢云南艺术学院建校50周年的日子，出版重点学科丛书意义特殊。杏坛拈花，不敢微笑，只有回顾的记忆和瞻望的沉思。因为，我不是智者，我只是杏坛执鞭的一个劳作者，和作者们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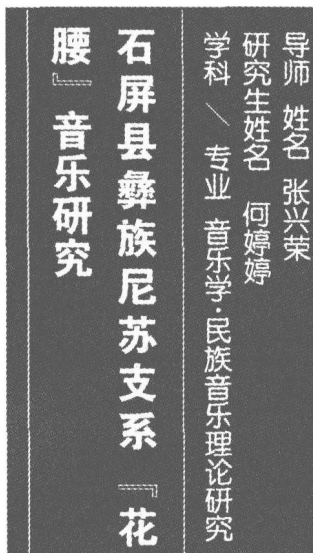
是为总序。

吴戈

2009年仲春于昆明麻园

目
录

石屏县彝族尼苏支系“花腰”音乐研究	…………… 何婷婷 001
《焰火》的音乐分析与演奏	…………… 黄兆好 045
唐代音乐与诗歌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	…………… 蒋 薇 073
云南音乐教育的“母语化”思考	
——以滇南彝族“烟盒舞”为例	…………… 李红英 105
论德彪西的音乐特色及钢琴小品曲式的特征	…………… 李思洁 133
田丰合唱组曲《云南风情》的创作技法研究	…………… 王 芳 165
基诺族婚礼仪式/场合中演唱的“巴格勒”研究	…………… 王 娟 223
试论舒曼对舒伯特艺术歌曲的继承与发展	…………… 王雯雯 259
白族音乐家李晴海的音乐之路研究	…………… 赵培波 287



“花腰彝”“花腰”音乐 文化

绪 论

“花腰彝”系彝族尼苏支系的一个分支，自称“尼苏泼”，他们生活在石屏县北部高寒山区的哨冲、龙武一带，现有三万多人。“花腰”并不是这一支系的自称，而是他称。因妇女们的服饰色彩艳丽，精美大方，并以花腰带装饰腰部，被人们亲切而形象地称为“花腰彝”。

花腰彝是一个歌与舞的民族，其歌舞种类浩繁，风格多样，从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彝族尼苏人的历史风貌及生活中的悲欢离合。在丰富的内容里，有讲述历史、生活、生产劳动，表达爱情和诉说不幸遭遇等元素。音调优美流畅，悦耳动听，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在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中，以“花腰歌舞”、“阿哩”独具特色。尤其是花腰歌舞，从内容到形式都极为丰富，俗称“团乐”。花腰调都用彝语演唱，旋律婉转优美；花腰舞姿与花腰调配合默契，声调变则舞蹈动作随之变换，胸前击掌，顿足踏地，少则几十人，多则成百上千人都参与唱跳，随意聚集的舞者都

能协调一致，场面壮观而热烈，也充分体现了花腰歌舞的神奇魅力。

随着现代媒体的宣传和《云南映象》、《花腰新娘》等一批反映云南原生态歌舞和影视剧的公演，以及花腰歌舞、服饰等特色文化的传播，花腰彝这个具有极其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逐步为世人所认识，花腰歌舞更是值得我们考察研究的对象。笔者于2007年5月去石屏参加“杨梅节”，石屏县县政府曾组织当地民间艺人举办过几场大型的原生态花腰歌舞晚会。观看过几场晚会之后，有一些现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和深思：在晚会的歌舞表演中加入了很多创造性元素，并且是经过长期的人为排练后推向舞台的，歌唱和舞蹈的四弦伴奏也都改成了“迷你”音响。很多彝族尼苏歌舞的原始形态，早已淹没在滚滚的历史波涛之中。那么，如今残存于彝族尼苏人中的古老歌舞遗俗在哪里呢？这些古老的歌舞为什么具有如此独特的艺术魅力呢？这一切与他们的生活又有什么联系呢？这些问题都是促成笔者写这篇论文的出发点。或许，田野考察是我们寻找其发展演变脉络和解答所有问题的重要依据。因此，采取适当措施来整理和研究这些古老的音乐、曲子和舞蹈，将更有利于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合理利用。

（一）研究现状与资料来源

1. 国内学者的研究

哈尼族学者杨放先生就对彝族的民间音乐有所研究。他曾经在《民族音乐》1984年第1~3期中连续向我们介绍了彝族的民间音乐曲式。这些文章对彝族民间音乐作品作了一些初步的分析，通过分析研究，探索彝族民间音乐曲式结构这一表现手法的规律。在探索的过程中，简单涉及曲调、调式、节奏、节拍和唱法等音乐的基本表现形式。从三方面（短小的曲式、段式结构和大型曲式）加以论述，并分别举例分析彝族各支系的民间音乐，给了我们比较直观的印象。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群众艺术馆编的《云南省红河北岸彝族曲子、舞曲选集》一书中选载了建水、石屏等县彝族尼苏人传统的民歌及舞曲正弦调、杂弦调。书中所选的曲子是杨放、张难、梅璧等人采集记录的，基本保持了民间音乐作品的全貌，没作删改，使我们对尼苏人的这一部分精神财富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张难曾在1985年第3期《民族音乐》上发表了《红河彝族民间音乐的调式与旋法初析》一文，文中指出，研究和掌握各民族民间音乐的调式与旋法的规律，是继承和发扬民族民间音乐传统，促进当前音乐创作的一个重要途径，文章试图从红河彝族音乐的调式与旋法的演化中，总结一些带规律性的问题。该文上篇介绍了调式问题，下篇介绍了旋法问题，得出的小结是：调式的产生和演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调式一经形成，就有它相对的稳定性，同时又有其变异性。一个民族的音乐有它自己的音阶、调式和旋律形态等特点，在这些特点中，个别调式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有着深厚而久远的亲属关系，从而形成有特定民族风格的音乐。

孙官生在1985年第3期《民族音乐》上发表过《试论红河两岸少数民族原始歌舞的保存》一文，文中指出，纵观红河两岸的原始歌舞，它强烈地、鲜明地表现了“原始”的特性，内容大多表现平凡、田园式的生活，感情大多表现纯朴、率直的个性，形式上有很大的随意性，结构不讲求完整等。它是红河两岸少数民族古代社会的“活标本”，通过它，可以看见红河两岸先民们的某些影子，看到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对歌舞的决定性作用。所有这些，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民族文化遗产的抢救工作，对于繁荣社会主义的音乐舞蹈艺术，都是宝贵的历史经验。

李朝旺著的《石屏彝族民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从衣食住行、人生礼俗、宗教信仰、婚丧嫁娶、音乐歌舞、传统文化等十个篇章向我们介绍了石屏县彝族的民俗。在音乐歌舞篇中，他为我们介绍了尼苏歌舞的主要形式、艺术特色等。

另外，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著的《彝族文化大观》，白兴发著《彝族文化史》、《彝族风俗志》等书中都浅显地对彝族尼苏歌舞进行了相关的介绍。

2. 国外的研究

美国杂志“*Music in China*”（《音乐中国》，周勤如主编），2002年第4卷中，提到了新西兰曾出版过两盒（共四张）CD，书中是这样说的：

Most of these recordings were mastered in the Electronic Music Studio of VUW. Then under grants from VUW and the Asia 2000 Foundation of New Zealand, the CDs were published in 2003. The set of audio data consists of two volumes, with 72 pieces in Volume 1, 81 in Volume 2, and 153 in total. Musical recordings are

collected from 24 Chinese minorities, 1 unclassified ethnic group, and 2 foreign ethnic groups immigrated from South Asian neighbors, including the Yi (including three Yi's branches Nisu, Sani and Axi) .

[这些音响资料在该校和新西兰亚洲2000基金会的共同赞助下于2003年出版。这套资料分上下两卷,卷一有72首乐曲,卷二有81首,共153首。乐曲涵盖中国24种少数民族,2个东南亚国家移民族群和1个未定名族群,计有:彝族(包含彝族分支尼苏、撒尼和阿细)等。]

并且在“*Music in China*”中还评论道:音乐是时间和声音的艺术。没有第一手音响资料的保存,那些珍贵的民族音乐文化遗产就会随时代更替而悄然逝去。完备的记谱是必要的,优美的改变也是应该鼓励的,但这两者都代替不了对原始样品的民间保存和深入研究。只有亲自接触实际的中国音乐才能对中国音乐的理论问题从根本上有所领悟和创新。

这些材料都说明,彝族尼苏支系的音乐已经走向了国外,并且国外的音乐界也已意识到保存这些珍贵的民族音乐文化遗产是非常必要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 实地考察概况

在2006年,笔者对石屏县花腰歌舞先后进行了四次田野考察。

2006年5月,笔者参加了石屏县一年一度的“杨梅节”,观看了石屏县各村寨的文艺表演。实地接触了花腰歌舞,并对石屏县花腰彝人的音乐状况有了初步的了解。

2006年8月,笔者在石屏县龙武镇进行了为期15天的田野调查。当时正值彝族人民欢度一年一度的火把节。笔者在当地民间艺人王保德和龙武镇政府孙志伟的推荐下重点考察了龙武镇大寨村、旧沙村、麻栗树村等村寨欢度火把节的情况。采录了“大团乐”、“回腔小调”等舞蹈、音乐,并走访了部分民间艺人,对花腰歌舞有了更深的了解。

2006年10月,笔者对石屏县哨冲镇进行了为期18天的田野调查。分别采录了哨冲镇黄草坝村、水瓜冲村的“花腰调”、“花腰歌舞”。以民间艺人张风仙为主线,分别采访了她和她的母亲、姑奶。通过对老、中、青三代民间艺人的调查,发现了“花腰调”在流传中产生的微妙变化。

2006年11月，笔者又到龙武镇的大寨村、哨冲镇的慕善村进行了为期23天的实地考察。采访了民间老艺人张仕林、余莲英。了解了花腰歌舞的历史与演唱背景，并深入石屏县委宣传部组织的“花腰新娘艺术团”，与二十几位姑娘一起生活，了解了在她们眼中的“花腰文化”，看到了“花腰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以及面临的问题。

采录的音像资料有：DV带三盘（60分钟/盘），卡式带六盒（60分钟/盒），并收集有音像制品DVD、地方志书、花腰刺绣等资料。

（三）研究价值与意义

国内外学术界虽然对“花腰歌舞”进行过一些研究，但是对红河北岸尼苏人民歌、舞蹈、音乐及其生活的专题研究几近空白。随着《云南映象》、《花腰新娘》等这些原生态歌舞、影视剧的宣传，“花腰歌舞”现在已经成为云南民族音乐的一个闪光点，发展前景也比较好。本文的研究将从音乐的角度，涉及花腰歌舞的音乐形态、调式、旋律的表现意义。当然，也不能孤立地只从音乐角度出发，还应该将这些歌舞与彝族尼苏支系丰厚的生活乃至生命联系起来，去发现和探索这些“花腰歌舞”在花腰彝人的文化生活、生命环境中是如何产生、发展并保存下来的！

一、“花腰”的历史文化背景

（一）多渠道的迁徙路线和历史源流^①

据彝文文献记载，夏商之际，彝族先民的一部分就从南盘江流域进入金沙江流域，北上至陕、甘、青地区，大部分继续留居在古夜郎、古滇国周围，创

^① 转引自《红河彝族支系及其历史源流略考》，见龙保贵《南滇彝族》2003年10月创刊号（内部资料）。

造了古夜郎文化和古滇国文化。约三千年前，彝族首领仲牟由（笃慕）为避洪灾从巴蜀一带取大葫芦作舟，跨过金沙江定居于乌蒙山一带，第一次彝族内部原居先民与北上又南下的先民大汇合，之后人丁兴旺，分支开疆拓土。尔后在古滇国地区先后出现了以俄木罗（开远）、俄罗（楚雄）、纳特为中心的部族联盟制的政权体系，并把社会分成等级进行统治。从汉晋开始，红河彝族地区正式纳入中央领土的益州、牂牁二郡。元明清设土司，后又改土归流，把红河彝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管理体制完全统一在中央王朝之下。特别是尼苏泼聚居地建水坝、石屏异龙湖周围，濮拉颇居住的开远坝、大庄坝、蒙自坝，弥勒部、阿鹿部居住的泸西坝、弥勒坝、虹溪坝，在明洪武年间及其以后变成了军屯、民屯的地区。因内地迁入的汉族增多，彝人渐少，部分向江外和内地山区流迁，开始形成支系之间交错杂处的现象。从大量的彝文文献经典及“指路经”、“钱行经”、“家谱”来看，红河彝族尼苏泼是世居建水、石屏的古老土著民族，部分从外地迁入，宋元明之际往江外或向内地山区大量流迁。红河彝族先民的迁徙史，在汉文文献中记载较少，而彝文文献中记载较详细。然而，由于各支系不同，自称有异，即使是同一个自称，因地域不同，故有不同的迁徙线路和历史源流。

尼苏泼，为红河彝族人口最多的支系，主要居住在红河南北岸石屏、建水、个旧、红河、元阳、绿春、金平及蒙自等县市。如前所述，红河尼苏泼是世居建水、石屏的土著彝民，部分从外地迁入，元明清之际逐渐向江外和内地山区大量流迁。至于在建水、石屏居住之前，尼苏泼先民居住在何地，各地“指路经”、“钱行经”、“家谱”里都有详细记述。如，石屏县龙武乡柏木租彝村“李氏家谱”中提到的迁徙线路是：从“纳特”到昆明，经晋宁、江川、通海、高大、曲江、建水、建水苏租、建水官厅、石屏、峨山八保村、元江三台坡、元江城、元江青化龙厂、铜厂、磨盘山、扬武、化念，最后定居于今石屏龙武柏木租彝村。

红河彝族尼苏泼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他们的祖先不是彝族，而是江浙一带的汉族。如石屏县陶村镇六谷冲彝族“李氏家谱”序中说：“李氏祖籍在南京应天府江宁县老垦脚地，明洪武年间服役来云南。”红河县车古彝村“施氏家谱”序中说：“施氏祖籍南系太白山，由于与他族争战失利，首领方章率众流入云南，又以当地土著人氏争战，败逃临安（建水东坝、南庄一带），后经元江注

垓渡红河，于清雍正七年（1729）定居于车古。”该村杨氏祖籍则有浙江九江府杨柳树大垦脚之说……以上提及的“江浙”说，在很大程度上，与元明清军屯、民屯、商屯有关。《云南通志·兵食志》记载，云南省军屯人数有29万之多，军屯土面积130多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312万亩的42%。建水为全省军屯36卫所之一，驻5个千户所共2340余人，有屯田面积4355亩。1384年，明朝中央政府又迁江南大姓充实云南，两年后沐英又把留戍云南的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四司兵部家眷迁来云南，相当一部分到建水、石屏等坝区屯垦。军人、农民、商人甚至其子女与当地土著尼苏泼通婚，逐渐成为彝族尼苏泼。与此同时，元明清军屯、民屯、商屯的踏入，把这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管理体制完全统一在封建中央王朝范围内，更加快了这一地区彝族尼苏泼政治体制的解体和瓦解。由于他们迁入的人员增多，尼苏泼只好忍辱负重向红河江外和向内地山区大量流动迁居。至于这方面的史实，从《红河县志》、《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志》、《绿春县志》、《元阳县志》乃至《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志》、《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民族志》等方志和文献中可找到佐证。

（二）繁杂的自称、他称及其含义

关于红河彝族支系，《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族志》记载：“彝族有许多自称和他称，自称有：尼苏泼（他称‘罗罗’、‘三道红’、‘花腰’、‘母基’等），尼泼（他称‘撒尼’、‘阿哲’），葛泼（他称‘白彝’），斯期泼（他称‘大黑彝’、‘小白彝’），阿细泼（他称‘阿细’），朴瓦泼或普勒泼（他称‘朴拉’），阿鲁泼（他称‘阿鲁’），勒苏泼（他称‘山苏’），罗泼（他称‘阿务’、‘老务’），香堂泼等。”据调查，红河彝族自称有：尼苏泼（他称为“聂苏”、“花腰”、“三道红”、“傩傩”、“罗罗”、“花彝”），阿细颇（他称为“阿细”、“阿系”），阿哲颇（他称为“阿哲”、“阿者”、“阿车”、“阿则”、“阿扎”、“阿查”），阿务颇（他称为“鲁务”、“阿务”、“阿武”、“罗卧泼”、“老吾泼”），濮拉颇（他称为“濮族”、“朴瓦族”、“花濮拉”、“笏箕仆”、“黑仆”），撒尼颇（他称“撒尼”、“撒梅”、“明朗”），斯期颇（他称为“小白彝”、“查依颇”、“明岔颇”、“斯期泼”），腊鲁颇（他称为“香堂”、“阿鲁”、“罗颇”），吉输颇，母基颇（他称为“母几”、“老母几”、“母机”、“母鸡族”），傩傩颇（他称“傩傩”、“白傩”、“花傩傩”），葛颇

(他称为“白彝”、“大白彝”、“小白彝”、“干彝”、“甘彝”、“阿灵颇”、“葛着颇”),阿普(他称为“阿仆”、“黑仆”),勒苏颇(他称为“山苏”、“扯苏”、“车苏”、“撒苏”),等等。^①以上提及的众多他称和自称,大多都有其来源和含义。

尼苏泼,也写作“聂苏颇”,与其他地区彝族自称“诺苏”、“乃苏”、“纳苏”相同。红河州的石屏、元阳、建水、红河、绿春等县大部分彝族属于尼苏支系,个旧、蒙自、金平等县也有少量分布,其他州市如新平、元江、江城、墨江、江川、通海、华宁、双柏、易门、澄江、牟定等县市的大部分彝族也是尼苏支系。他们的服饰各异,但语言、习俗、彝文及彝文文献相同,人口约130万。据彝文文献记载,彝族最先自称为“尼”: (1) 具有天、母、女的含义,“尼”字古音与“夷”相同。彝族自称“尼”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对女祖魂的崇拜。彝族共同体的族称为“尼泼”,即尼人,是“天(母)之子”之意。(2) 传说是彝族始祖笃慕,在洪水泛滥中,因天神沙生的指点而幸存。后与天神沙生的3个妹妹(有的说3个姑娘)成婚,生6子。滇南彝族尼苏泼古语称“天”为“尼”,于是笃慕后代的尼苏泼认为他们是天之子。根据史学家方国瑜先生考证,“尼音在古代与‘夷’音相同,夷(尼)在秦汉时期是对滇川黔桂等地彝族先民的称谓,即‘西南夷’和‘白狼夷’等。彝族‘尼’的称谓在秦逼羌人南下前,就产生了”。(3) 而且,“汉史记‘尼’为西南夷在秦汉时开始……汉史志中,西南夷地腹中心又叫‘南中’,‘南中’一词的含义与后来唐代‘南诏’国相同,均为‘尼国’(彝国)之意,为彝族先民所建立”。(4) “尼”为天、母、女之意,“苏”和“泼”为人、者、族之意,尼苏泼为天母女之子。但近年来,有的学者说,尼苏泼为聪明灵巧的黑人,简称“黑人说”和“尚黑人说”,如《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族志》记载:“尼泼,意为聪明,有文化的人。”(5) 尼苏,有的写作“诺苏”、“纳苏”或“聂苏”,尼、诺、纳、聂,都是彝族彝音“尼”的汉语音译,本意是“黑”,所谓“黑彝”就由此得名;“苏”本意指人或支系。(6) 因为彝族尚黑,以黑为至高无上,为贵为美。

“彝族自称‘诺苏’、‘尼苏’、‘洛苏’、‘黎苏’,‘苏’和‘吐’的概念

① 转引自《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族志》,云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为‘人’。其实凡称‘纳苏’、‘吐苏’的‘纳’和‘吐’，原义非指‘黑’和‘白’，当是‘看’和‘管’，即‘纳苏’、‘尼苏’义为看守者和管理者，其意为天母之村人，既彝（尼）村人。因此，‘尼’与黑色之‘黑’系同音不同义的两个词。‘苏’亦如此。”^①

（三）“花腰”文化概况

石屏，是云南省彝族人口比例最大的县。^②居住在石屏县北部山区的彝族尼苏支系又分为两个分支，即“花腰彝”和“三道红”。哨冲镇和龙武镇的尼苏人，就是因电影《花腰新娘》而被更多人知道的花腰彝，这里的“尼苏人”因妇女们的服装色彩艳丽，精美大方，并以一根花腰带系于腰间，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花腰彝”。花腰彝的服饰，尤其是妇女的服饰，我们用“精美绝伦”这四个字来形容丝毫不为过。整套服装以绣花折叠头巾为帽，上穿夹袖长衣，外罩开襟绣花领褂和大花带系腰；下着青布宽口过膝裤，裤口绣彩色花边，由大小72件绣花布条组成。因为花腰彝的衣服一切全靠手工精制而成，因此一套精美的花腰彝服饰需要3到5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服饰上都有数十种不同纹式和图案拼凑起来的刺绣，而服饰中的每一个花样图案都记载着一个神话、传说或民间故事。一个花腰彝的女人一生只做一套这样的服装作为自己的嫁服，同时，每一套花腰彝服饰都记载了花腰彝的发展历史。

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尼苏的语言，系彝语南部方言。尼苏有自己的文字，就是彝文。汉文献初称彝文叫“夷经”、“爨字”；其后称彝文叫“𪛗书”、“保保文”、“保文”、“尼苏文”等等。新中国成立后，彝族统一定名，始称“彝文”。因为“尼苏文字”多掌握在尼苏知识分子毕摩手中，故又称“呗玛文”、“白马文”、“布慕文”、“西颇文”、“毕摩文”。尼苏文，俗称“老彝文”，顾名思义，它是一种古老的彝族文字。

“土掌房”是尼苏人的主要居屋。土掌房俗称平房，一般为两层，讲究坐北朝南，村民集中的村寨，远看民房，层层叠叠，酷似阶梯，上下两层用猴梯

① 转引自《红河彝族支系及其历史源流略考》，见龙保贵《南滇彝族》2003年10月创刊号（内部资料）。

② 李朝旺著：《石屏彝族民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